

ZONES OF THOUGHT SERIES  
A DEEPNESS IN THE SKY

VERNO  
R  
VINGE

ZONES OF THOUGHT SERIES  
A DEEPNESS IN THE SKY

ZONES OF THOUGHT SERIES  
A DEEPNESS IN THE SKY

VERNO  
R  
VINGE

银河界区三部曲 [1]

天渊 ▲

[美]  
弗诺·文奇  
著

李克勤  
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

ZONES OF THOUGHT SERIES  
A DEEPNESS IN THE SKY

VERNO  
R  
VINGE

ZONES OF THOUGHT SERIES  
A DEEPNESS IN THE SKY

银河界区  
三部曲

ZONES  
OF  
THOUGHT  
SERIES

[II]

A DEEPNESS  
IN  
THE SKY

# 天渊



[美]  
弗诺·文奇  
著

VERNOR  
VINGE

李克勤  
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



## 致波尔·安德森

在写科幻小说这条路上，有许多伟大的楷模对我影响至深，

但波尔·安德森的作品对于我的意义远胜其他。

波尔为我乃至整个世界奉献了，并在继续奉献着大量精彩、有趣的故事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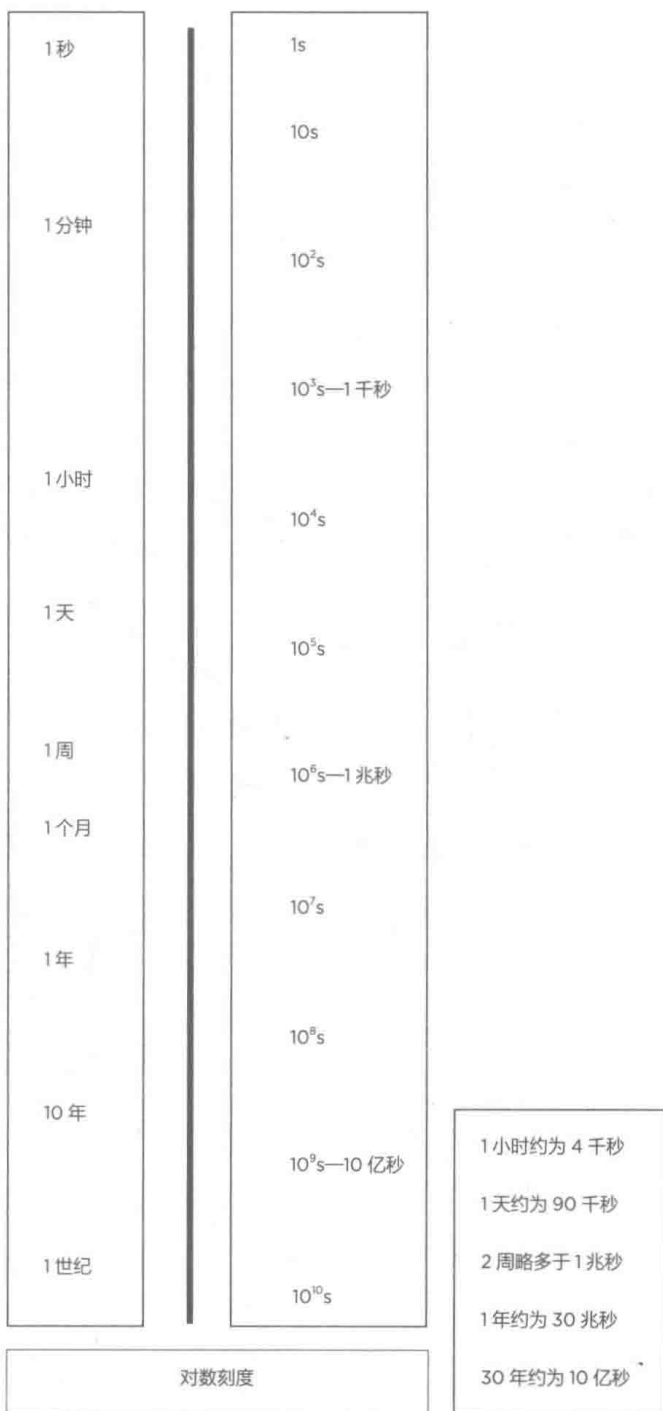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故事如珍宝般熠熠闪光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将永远对波尔·安德森及卡伦·安德森充满感激。

感谢他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于一位年轻科幻作家的热情款待。

### 作者注释

小说的背景设定于几千年后，  
届时，人类的语言及书写体系都与现在大有不同。  
不过，小说中“青河”一词的首字母发音与  
英文单词“棋子”的首字母发音相同。  
(特里克西娅·邦索尔肯定了解其中典故！)



## 序章

搜索时间持续了八个世纪，范围远达一百光年之外。始终是秘密搜索，连有些参与者都不知道实情。早期只是隐蔽在无线电通信数据流中的加密查询。几十年过去了，然后是几个世纪。通过查问那个人的旅途同伴，得到了一些线索，但这些线索却指向几个互相矛盾的方向：那个人现在孤身一人，正前往远方；那个人早就死了，搜索还没展开就死了；那个人现在拥有了一支舰队，正掉头向他们发起反攻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前后连贯性的迹象开始在一些最难以置信的故事中浮现出来。某些证据切实可靠，某些飞船还为此改变了原定计划，耗费数十年光阴，以找出更多线索。有弯路，也有耽搁，由此消耗了巨额金钱。但这些损失由最大的一批贸易家族承担下来，没有一个家族抱怨——这些家族太富有了，这次搜索又太重要了。所以，金钱的损失无关紧要。搜索范围逐步缩小：那个人独来独往，身份模糊不定，多次在小型贸易船只上从事一次性的工作。但是，他总会一次次地重回人类活动空间这一端。搜索范围从一百光年缩小到五十光年，到二十光年，再到几个星系。

最终，缩小到一个世界，地处人类活动空间一端。现在，萨米舰队出发来结束这次搜索。船员们不知道这次任务的真正目的，连大多数船主都不知道。但是这一次，很有可能一劳永逸地结束这次搜索。

萨米本人亲自在特莱兰着陆。这一次，舰队司令有必要亲自处理细节：整个舰队中，只有萨米一个人面对面见过那个人。考虑到他的舰队在

这个世界大受欢迎，他也可以越过所有可能的官僚手续。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……即使不是这样，萨米也一样会亲自在行星上着陆。我等了这么久，很快，他就是我们的了。

“不管那个人是谁，我凭什么替你们找？我又不是你们的妈！”小个子男人龟缩进他的办公室里面，他身后那扇门打开了一道五厘米宽的缝。萨米瞥见一个小孩子正从门缝里偷偷向外张望，眼神中充满恐惧。小个子猛地关上门。他怒视着先于萨米走进房间的林区治安官：“我最后一次告诉你们：我做生意的地方在网上。要是你们在那儿找不到你们想要的，那从我这儿也别想找到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”萨米拍拍离他最近的治安官的肩膀，“请让一让。”他挤过保护他的治安官。

办公室的主人眼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朝他走来。他的手伸向自己的办公桌。老天！如果他删除了自己传到网上的原始数据库，那他们就什么也别想弄到了。

但那人的动作突然僵住了。他震惊地瞪着萨米的脸：“上将！”

“嗯，请叫我‘舰队司令’好了。”

“是，遵命！我们一直在新闻上看您的消息。请……请……请坐。查问那个人的原来是您！”

宛如花儿在阳光下怒放，对方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。看来，市民阶层也和林区一样，对清河热忱欢迎。眨眼工夫，办公室的主人（自称为“私家侦探”）已经打开了记录，启动了搜索程序。“嗯……您说不出名字，也没有准确的体貌特征描述，只有一个大致的抵达时间。嗯……林区声称您要的人现在应该是个名叫‘比德威尔·杜坎’的人……”他斜眼瞅了瞅沉默的治安官们，微微一笑，“如果情报不充分，他们很善于得出胡说八道的结论。不过这一次嘛……”他调了调自己的搜索程序，“比德

维尔·杜坎。对了，这一搜索让我想起这个家伙来了。六十年还是一百年前，他还是有点儿名气的。”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家伙，带着一小笔钱，以及一种强大得不可思议的感召力。三十年之内，他已经获得了几家主要公司的支持，连林区都支持他。“杜坎自称出身于市民阶层，但他的目的不是为市民阶层争取权利。他想把钱花在一些疯狂的长期项目上。是什么呢？他想……”私家侦探从显示搜索结果的屏幕前抬起头，目瞪口呆地盯着萨米，“他想把钱花在一支探险船队上，探索开关星！”

萨米只点了点头。

“天哪！如果他当时成功了，特莱兰的探险船队这会儿已经飞了一半里程了。”私家侦探半晌说不出话来，看样子正寻思着自己的星球丧失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。他重新看着自己的记录：“您知道吗，他差一点就成功了。我们这种世界如果要搞星际飞行，准会弄得经济崩溃。但六十年前，青河舰队的一艘飞船正好在访问特莱兰。当然啰，他们不想改变行程安排，但杜坎的一些支持者希望依靠他们帮忙。杜坎压根儿不考虑这个主意，甚至谈都不跟青河人谈。自那以后，比德威尔·杜坎就失去了他的公信力……渐渐从大众视野里消失了。”

这些都保存在特莱兰林区的档案里。萨米道：“你说得对。但我们想知道的是，这个人现在在哪里。”这六十年来，没有一艘星际飞船到过特莱兰所在的太阳系。他就在这儿！

“哦，所以您觉得他也许还能提供一些情报，一些到现在还用得上的情报，哪怕有最近三年里出的这些事儿？”

萨米压下伸手揍人的冲动。已经到最后了，再耐心点，几个世纪都等过来了，这时难道不该耐心点吗？“对。”他语气很和善。萨米是个很明智的人。“应该尽可能掌握一切情报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您算是来对了地方。市民阶层里有许多事，林区根本

不愿操那份心，可我都知道。我是真心实意地想为您效力。”他注视着屏幕上正在进行的某种扫描分析进程，看来他还没完全把时间浪费在废话上，“那些外星无线电信息肯定会改变我们这个世界，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——”

私家侦探眉头一皱：“哈！舰队司令，您刚好错过了这个比德威尔。瞧，他十年前就死了。”

萨米什么话都没说，但他的温和态度肯定已经烟消云散了。小个子抬头一见他的神情，不由得向后缩了一下：“我……我很抱歉，大人。不过也许他还留下了什么东西，遗嘱之类的。”

不可能！我已经这么接近了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！但萨米一开始就知道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人生那么短暂，星际航行的距离却那么遥远，在这样一个宇宙中，这种事实在太平常了。“我想，我们对这个人留下的任何东西都很感兴趣。”他失落地说。至少，搜索有了最后结果——某些只会阿谀奉承的情报分析专家肯定会这么总结。

私家侦探在他的机器上按着什么，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。林区十分勉强地提供了他的名字，说他是市民阶层中最出色的侦探。此人的信息网铺得很广，单纯没收他的器材无法把他的情报一股脑儿地端过来。他的确真心想帮忙……“可能留下了一份遗嘱，舰队司令，但不在格兰德维尔市的网上。”

“就是说，在另一个城市？”林区切断了各城市间的网络，使之不能彼此交流。对特莱兰的未来而言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。

“不完全是这样。瞧，杜坎死在圣苏培里教派的一家老人院里，在卢辛达。看来他的私人物品留在修士们手里。我敢肯定，只要给教团一份适当的捐赠，他们一定会把杜坎的东西交出来的。”他的目光转向治安官，表情没那么友善了。也许是因为认出了其中最年长的那一位——城市治安

部的部长。他们无疑能够从修士们手里挤出东西，不需做任何捐赠。

萨米站起身来，对私家侦探表示感谢，但他的话连自己听来都干巴巴的，很是僵硬。他朝门口和自己的陪同人员走去，这时，私家侦探慌忙起身，绕过办公桌朝他赶来。萨米这才尴尬地意识到还没付钱。他转过身，忽然间对此人产生了一丝好感。面对态度凶狠的警察居然还敢索要自己的报酬，他挺佩服这种人。“给你，”萨米开口道，“这是你的——”

对方却举起双手：“不不不，用不着。但我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忙。是这样的，我有好几个孩子，都是最聪明的孩子。您的这支联合探险队一时还不会离开特莱兰，还得待个五年、十年，对吧？您能不能保证我的孩子们……哪怕只有一个也好——”

萨米头一偏。只要涉及任务，这种许诺绝不是轻易就能做出的。“我很抱歉，先生。”他尽可能温和地说，“你的孩子只能和其他所有孩子竞争。让他们在大学里努力用功吧，让他们以我们公告中提到的专业为目标。这样做可以增加他们胜出的机会。”

“您说得一点没错，舰队司令！我希望您帮的正是这个忙。您能不能关照——”他咽了口唾沫，热切地望着萨米，丝毫不理睬其他人，“您能不能关照关照他们，让他们有资格念大学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稍稍给大学入学部门一点好处，这种事萨米才不在乎呢。但他马上明白了对方话里的真正意思：“先生，我一定尽力。”

“太感谢了，谢谢您！”他把自己的名片塞进萨米手中，“上面有我的名字和情况，我会及时更新名片上的内容。拜托您一定记住。”

“好的，嗯……邦索尔先生，我会记住的。”这是一次典型的青河交易。

格兰德维尔在林区飞行器之下渐小渐远。这个城市只有大约五十万居民，但都挤在一个奇乱无比的贫民窟里，顶着蒸腾的夏日热浪。首批殖民

者的后裔则住在环绕城市的林区。林区向外铺展，远达数千千米，形成一片莽莽林海。

他们向上爬升，进入洁净的靛青色天空，划了一个弧形，向南飞去。萨米没理会坐在自己身边的特莱兰城市治安部部长，眼下，他既无必要又无心情搞外交。他接通自己的舰队副司令，眼前立即掠过凯拉·利索勒特的自动报告：萨姆·多特兰已经同意变更计划，舰队所有飞船都将驶往开关星。

“萨米！”凯拉的声音切断了自动报告，“事情进行得怎么样？”除此之外，整个舰队中只有凯拉·利索勒特知道这次航行的真正目的：搜索那个人。

“我——”我们失去他了。但萨米不能这么说，“你自己看吧，凯拉。我的视像资料，最后两千秒。我现在正前往卢辛达……最后一个小问题，得把它解决了。”

稍稍一顿。利索勒特的索引扫描速度飞快。片刻之后，他听她骂了一声：“好吧……但那个小问题还是得解决，萨米。以前也有好几次，我们以为失去他了，但最后并没有。”

“但从来不像这次这么确定无疑，凯拉。”

“我已经说了，一定要做到百分之百有把握。”这女人的语气中有一股刚硬之气。这支舰队里很大一批飞船归她的家族所有，其中一艘还属于她本人。这次任务中担当实际职责的船主只有她一人。绝大多数情况下，这没什么问题。凯拉·利索勒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通情达理，但这一次是个例外。

“我会做到百分之百有把握，这你也知道。”萨米这时才意识到特莱兰安全部门的首脑就坐在自己身边，也想起了不久以前偶然发现的问题，“上面情况怎么样？”

她的回答很轻快，有点道歉的意思：“非常好。船坞弃权书我已经弄到了，和工厂卫星、小行星矿的生意看来已经没问题了。我们正在处理合同的细节。我仍旧认为，三百兆秒<sup>1</sup>内，舰队就能从物质、人员两方面装备完毕。你知道特莱兰人多想从这项任务上分一杯羹。”她的声音中带着笑意。他们之间的链接是加密的，但她很清楚，他这一端的加密非常不保险。特莱兰是客户，不久以后还会成为参与这次行动的合作伙伴，不过得让他们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况之中。

“很好。如果单子上还没有的话，再加一条：‘我们希望配备最优秀的人员，故此，我们郑重要求林区高校面向所有通过我方测试者，而不仅仅是首批殖民者的后裔。’”

“这不是明摆着的吗……”一秒之后，对方才恍然大悟，“老天哪，我们怎么会漏了这么重要的事？”原因很简单：小看了某些人的冥顽不灵。

一千秒后，卢辛达从下方迎向他们。这里约处于南纬三十度，城市周围是一片冻土荒原，看上去像人类到来之前的特莱兰赤道地区。五百年前，第一批人类殖民者到达这颗星球，开始调节温室气体，建立起复杂精细的地球类型的生态系统。

卢辛达位于一大片黑色污迹的中心。黑色污迹是几个世纪的火箭燃料造成的——“经过净化的核燃料”。这里是特莱兰行星上最大的太空港，但这座城市近来的发展却像贫民窟一样缓慢，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城市如出一辙。

他们的飞行器转为螺旋桨驱动，越过城市，缓缓降落。太阳渐落，街

---

1 本书中青河舰队的计时单位是秒、千秒、兆秒（百万秒）和千兆秒。大致来说，一小时约等于四千秒，一天约等于九十千秒，两周约等于一兆秒，一年约等于三十兆秒，三十年等于一千兆秒。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，后不再标明。

道大多处在半明半暗的黄昏微光中。每前进一千米，街道便更窄了一些，精心修建的复合式建筑渐渐让位于一座座方头方脑的楼房，也许是从前的货舱改造的。萨米冷冷地看着这一切。首批殖民者费了几个世纪才建成一个美丽的世界，但现在，这个世界正在土崩瓦解。地球类型的世界要获得最后成功，至少有五条路可走，都合乎情理、毫无痛苦。但如果首批殖民者后裔和他们的林区不愿走其中任何一条路的话……哼，等他的舰队再一次回来时，这里的文明也许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再过一阵子，他得跟这儿的统治阶级成员们好好交交心才行。

飞行器在斑驳的建筑物之间着陆了，他的心思回到现在。萨米和护送他的林区打手们走过一摊摊冻得半硬的黏糊糊的东西。他们走近的那幢房子前的楼梯边散放着一些大盒子，里面是一堆堆衣物。是捐赠品？打手们绕开盒子，上了楼梯，走进大门。

老人院的管理人自称宋教友，看样子已经老得快咽气了。“比德威尔·杜坎？”他的目光不安地从萨米脸上移开。宋教友没认出萨米，但他知道林区治安部：“比德威尔·杜坎十年前就死了。”

他在撒谎。他在撒谎！

萨米深吸一口气，打量着这个阴暗肮脏的房间。突然间，他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舰队流言编造出来的那个危险人物。上帝原谅我，但只要能从这个人嘴里掏出实话，我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他的视线回到宋教友身上，尽量挤出一个亲切的笑容。笑容肯定不如想象的那么亲切，因为老头子后退了一步。“老人院就是替别人送终的地方，对不对，宋教友？”

“是让所有人寿终正寝的地方。我们用人们的馈赠帮助来到这里的人。”这是老人院最原始的定义。但在特莱兰这种奇糟无比的情况下，这种说法完全正确。他尽力帮助最贫穷的人中病得最厉害的。

萨米举起一只手：“我会向你们教派所管理的每一家老人院捐赠一百年的经费……只要你带我去见比德威尔·杜坎。”

“我——”宋教友又向后退了一步，一屁股坐了下来。不知怎的，他知道眼前这个人一定能做到说话算话。也许……但就在这时，老头子抬起头来，瞪着萨米，目光中是不顾一切的固执倔强：“办不到！比德威尔·杜坎十年前已经死了。”

萨米走过房间，双手抓住老头子坐椅的扶手，脸凑近对方：“你知道跟我在一起的是什么人。你信不信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他们可以把你这个地方变成一片瓦砾？如果在这里找不到我想找的人，我们会把你教派的每一所老人院都变成碎片，全世界每一所。你信不信？”

显然，宋教友完全相信。林区治安部能干出什么事来，他清楚得很。可一时间，萨米只怕宋教友会置这种威胁于不顾，强硬到底。那样的话，我只能做我不得不做的事了。但突然间，老人好像彻底垮了，不出声地抽泣起来。

萨米起身离开对方的椅子。几秒钟过去了，老人停止抽泣，挣扎着站起来。他没看萨米一眼，也没做任何手势，只拖着脚步，走出房间。

萨米和他的随从紧紧跟上。他们排成一行，走过一段长长的过道。真是个可怕的地方。不是因为这里的照明设备破旧不堪，一片昏暗，也不是因为片片水渍的天花板、污秽不堪的地板。过道两边，人们坐在沙发上、轮椅中，他们呆呆地坐着，愣愣地望着……虚无。一开始，萨米还以为他们有隐形头戴式显示装置。他们注视着远处，也许正观看某种互动图像，他们中间有些人正嘟囔着什么，还有几个不断比画着复杂的手势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发现墙壁上那些鬼画符是涂在上面的。片片剥落、毫无装饰的涂料，就这些，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而那些干瘪枯萎的人，他们的眼睛是裸眼，没有任何增强手段，眼神里空空洞洞，什么都没有。

萨米走在宋教友身后，靠得很近。修士一边走，一边自言自语。他的话不是没有意义的咕哝，而是说的那个人：“比德威尔·杜坎算不上好人，不是那个你会喜欢上的人，哪怕才见面也不会喜欢……尤其是才见面的时候。他说他从前很有钱，但他什么都没给我们带来。头三十年，那时我还是个年轻人哩，他工作得比谁都卖力，无论多苦多累……但他的话可不中听，对谁都没句好话，谁都要笑话。他可以陪着病人度过一生的最后一晚，之后却嘲笑人家。”宋教友用的是过去时，但过了一会儿，萨米才意识到他压根儿没有半点劝说自己的意思。他甚至不是在跟自己说话，仿佛是在替一个他知道命在旦夕的人说几句悼词：“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，跟我们其他人一样，他能做的事越来越少了。他说起他的对头，说只要他们找到他，肯定会杀了他。我们向他保证，说会把他藏起来，可他却笑话我们。到了最后，他什么都不剩了，只剩下一肚子恶毒，简直恶毒得没法说。”

宋教友在一扇很大的门前停住脚步。门牌上写着几个大字，饰着花边——“通往日光室”。

“杜坎每天都要看日落。”可修士并没有开门。他站在那儿，垂着头，但也没怎么挡道。

萨米绕过他，又停住脚步，道：“我刚才提到的捐赠会存进你们教派的户头。”但老人根本没有看他，只朝萨米的外套上啐了一口，转身朝过道走去，一路推开挡道的治安官们。

萨米稍一转身，手搭在房门的机械转锁上。

“先生？”是城市治安部部长。这位警察头子走近一步，轻声道：“嗯……我们不愿意再护送您了，先生。护送工作应该由您自己的手下来做。”

哈？“我同意，部长。可当时你们怎么不让我带上自己的人？”

“那不是我决定的。我想，他们觉得治安官更谨慎些。”警察转开视线，“您看，舰队司令，我们也知道，你们清河人要是恨起谁来，会恨上很长

很长时间。”

但这种仇恨更多情况下指的是对某个文明的仇恨，而不针对个人。不过萨米还是点了点头。

警察终于直视他的双眼：“是这样，我们跟你们合作了。我们确保了这次搜索的任何消息都不会走漏到你的……目标那里。但我们不能替你做掉这个人。我们会转过头去，不看你做的事。我们不会阻止你。但我自己不会下这个手。”

“哦。”萨米极力琢磨，在道德的万神殿中，究竟哪个位置适合眼前这个人，“这个嘛，部长，我只要求你们不要干涉我的行动，剩下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”

警察紧张地猛一点头，退后一步，不再跟随萨米。萨米打开那扇标着“通往日光室”的房门。

里面的空气冷飕飕的，弥漫着一股陈腐的臭味。不过跟过道中人体的恶臭相比，这里好多了。他仍然在室内，头顶的遮挡却不多。这里原本是一个向外伸出的出口，通向下面的大街。但现在装上了塑料板壁，成了一个有点遮蔽的天井。

如果他也跟过道里那些可怜虫一样了怎么办？他们让他联想到病人膏肓、无药可救的人，以及某种疯疯癫癫的实验牺牲品，思维、意识迸成碎片，再也无法恢复。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样一种收场，可现在……

萨米沿着楼梯走到最下一层。拐角处隐隐约约看得见一线天光。他用手背擦了擦嘴，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站了很长时间。

千吧。萨米走上前，进入一个大房间。房间似乎是停车场的一部分，但用半透明的塑料板壁围成一个有顶盖的封闭空间。这里没有供热装置，一股股冷风从板壁缝隙中钻进来。屋子中间四散着几把椅子，上面是包裹